

## 性接觸＝性傷害？

妖言小組

【編者前言】西方女性主義所謂的「性騷擾」是座落在職場中但超越專業職責範圍、並且利用階層差距的權力關係來進行的性要求／要脅。這個定義也點出了性騷擾議題浮現過程的歷史社會脈絡：1950年代開始大量進入職場的女性改變了性別互動的場域和性質，1960年代遍及西方的性革命使個別情慾主體對自我的情慾互動有了正當的自主力，1970年代婦女運動透過「訴苦情」的意識提升活動認識到性別因素在情慾面向上系統化的壓迫，1980年代防治性騷擾的制度化 and 法律化對職場情慾互動提出了嚴謹的規劃——這一系列的歷史發展使得性騷擾議題在西方浮現時有著它特定的、明確的針對對象。更進一步的來說，這個議題之所以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關注，乃是因為這類情慾互動攪擾了職場中的權責互動和生產工作，為資本的順利再生產製造了不安的因素，並揭露了不平等關係的惡質面向。換言之，西方社會對性騷擾議題的迅速回應，與其說是為了性別正義的伸張，倒不如說是為了保障職場運作的平順。

相較之下，這個名詞被引進台灣社會時就有著非常不同的勾聯。台灣是一個專業精神和職權界限尚未被完全建立、情慾活動仍然被百般猜忌排擠、主體對情慾互動缺乏操練和掌握的文化，因此，性騷擾一詞在台灣的職場中很難建立相應的認識和支援，然而環繞它的正義光環卻很輕易的被延展移位形成另一些效應，於是當「性騷擾」被社會能量貫注，被各級單位正式立法規範，被描繪成社會大惡時，許多（女）人的生命曾經

發生過的無數騷動事件都突然有了一個固定的名稱，每一個原本沒有定性和定向的微妙經驗現在好像都必須被放在「性騷擾」的顯微鏡之下仔細檢驗，以便斷定它們的含意和動機。不但如此，每一個即使看來只有一點點類似性騷擾的舉動，都立刻引發了莫可名狀的羞辱、憤怒、委屈、自卑。

換句話說，就在「性騷擾」一詞為女人多年的屈辱命名的同時，它也突然變成了一個主導女人身體所有感受的中心概念。

有人說，只要女人覺得某個言行舉動使她感到不舒服，那就是性騷擾。可是事實上，什麼舉動是否一定會製造不舒服的感覺，是個需要學習的判斷，也是個在實際經驗和社會論述的接合中凝聚的沈澱。

情慾波動其實不如我們想像的簡單，主體身心中原本就存在著複雜矛盾的意義和衝動，極可能在一霎那間湧起無數彼此激盪衝突的感受和想法，因此主體在做回應時可能根本不是針對身體的單純感覺，而是來自很多沈積已久的經驗感受及社會評價，即使感到憤怒，也可能不只是為了身體受到侵犯，而可能是一堆其他相干或不相干的原因——正如騷擾者也常常不見得是因為性慾大發而騷擾別人（而可能是為了報復、憤怒、忌妒、無聊、發洩不滿等原因）。

面對「性騷擾」在台灣社會中快速的贏得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也因而快速的僵化定型平面化，我們需要更積極的面對那些我們不太願意也不太習慣面對的複雜感受和動機，不要因為昧於自己的心理狀態而將責任投射到他人身上，我們也需要認識那些進行騷擾的人可能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邪惡強大，甚至有些還很脆弱無力，以免長了他人的氣勢而減了自己的力量。

以下是一連串在本土脈絡中常見的身體故事，記錄了公共空間中的情慾波動以及相應的思考，或許可以在衛道憤怒人士高舉反性騷擾正義復仇之劍時提出一些雜音。

\*\*\*\*\*

我讀高中時，上下學必搭的公車非常非常擠。或許是出於人同此心的想法，有時我會想：反正大家都是可憐的擠車族，能盡量擠出一個位子，就可以多讓一個人早點回家，所以我常常會為了別人的方便而用一種奇怪的方式站著。

有一回在一個大熱天裡，車上已經擠進了數倍於一般公車能容納的

人數，大家在熱氣和汗臭的悶潮中顯得相當不耐。我正好站在公車司機後方不遠的位置，附近的人早已堅如磐石的假裝真的再也擠不下，以免有更多人擠到前面來。我把上身向前傾，好讓出位子以便容納後方一個狼狽的年輕上班族男子，我的兩腳稍微分開站，讓不知前後左右哪位的腳丫子可以穿插其間，站得舒服些。

在我正後方的這位男子應該是提著一個硬殼方形的辦公手提包吧！（我連頭都轉不過去。）在擁擠的人群間，這樣又硬又大的東西其實放在哪兒都惹人嫌，換了幾個地方以後，他那不受歡迎的包包終於在我的兩腿之間找到一點空位，那包包的一個硬尖角正好卡在我的屁股縫中間。我善心的想，不如身體再前傾一點、腿再打開一點，也許他的包包就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位置，結果，包包果然也向前了一點，正好抵著我的陰道口。

這個姿勢維持不久，我突然發現這個非生物的包包角竟然會以一種動物的方式移動，隔著高中女生粗厚的制裙布料和一層內褲，做出一種類似挖掘和緩緩繞圈的動作。再仔細的感受一下，我發現原來這並不是包包角，而是一撮手指頭。

頓時，一種微慍的情緒慢慢浮上來。我費盡力氣轉過身來，直定定地瞪視他。是一個略矮我一點、身材瘦小、面帶幼稚、看起來還應該在學校卻已經出社會的小可憐，他也試著與我對望了一會兒，然後開始左顧右盼，並且趁著下一站停車後上下車的人流移動，努力移動離開我的面前。

讓我不高興的，倒不是覺得被摸到哪個地方不舒服（現在想來，也不知道是舒服還是不舒服）；而是這傢伙竟然濫用我某種「為人著想、努力配合」的熱心。想到我那個「上身前傾、兩腿張開、俏臀微抬」的姿勢，大概還被當成一種邀請哩！這使我覺得，自己這種也許只配稱為自以為是的熱心，真像個大笑話。

\* \* \* \* \*

車子在五點最後一堂下課時更是擁擠。我常常會在沒人再能擠上、司機就要關門的那一刻，把腳踏在最下面的一級階梯，然後隨著公車門的旋轉關閉而滑上公車，而當車門關上後，我就是那個可以把背靠在車門上的人。

這是全車最好的站位。因為我覺得，很多公車族常常會在擁擠的公車內落得站在一個兩手扶不到任何東西的位置，而不得不隨著車子猛起步、猛煞車、猛轉彎，再加上道路坑洞所造成的狂震，痛苦地保持平衡。

有一次我又如法炮製，趕上那個背貼後門的老位子。不過，不如以往經驗的，在我前面的那個本來想面朝外站的男生，並沒有像從前其他人一樣，和我保持一些禮貌上意思意思的距離，反而乾脆全身趴上來，腿貼腿腹貼腹胸貼胸，頭掛在我肩上，並且開始用一種急促而深重的方式呼吸。

從他開始這樣的行為到結束（約五分鐘後），我並沒有感到他有勃起的現象，他也沒有進一步做什麼（比如毛手毛腳或什麼的）。我好奇他到底在想什麼？

他是想藉由讓一般女生厭惡和懼怕的行為，來表達對我佔據了原本屬於他的好位子的抗議和「懲罰」呢？還是希望這樣的行為能進一步嚇走我、奪回他的位子？

或是他真的想「性騷擾」一個人，在我身上獲取他的性快感、滿足一種性幻想？

可能一方面我覺得他也沒做什麼讓我難以忍受的事，另一方面我好奇地等待他接下來會做什麼，也蠻期待他真的有什麼進一步的行動，提供一些線索讓我心中的疑惑稍稍紓解，所以那天我並沒有任何不悅的反應，也沒有做出任何的抗議，我就那樣默默的等候著，直到有人下車改變了門口的身體分布為止。

## \* \* \* \* \*

讀中學的時候不知為什麼所有的男生女生都開始流行低襠喇叭褲。我在西門町那一堆專門替青少年學子改制服、做外出服的店舖中找到一家價錢還算合理，而且櫥窗裡的樣式還算有點樣子的，決心去做一、兩條喇叭褲穿穿。

替我量身的是一位三十幾歲，頭髮捲捲的師傅。我告訴他要做喇叭褲，而且指明要低襠，褲腿要貼緊，褲腳要寬大，才能夠蓋住鞋子。

師傅拿出布尺，說是要替我量身。腰、臀、腿長都量好之後，因為我要求大腿部份要貼身，因此師傅必須很準確的測量整個大腿的環圍，他的手先量了膝蓋部份的環圍，然後向上一環一環的量，手也就在我的大腿之間擦過來擦過去，一面量，還一面藉著試驗貼身的程度，用手指沿著大腿內外側來來回回的掃過布尺和我的身體。

到了大腿最上端時，我全身的細胞都緊張起來，因為他的手背已經若有若無的碰到了我的老二和睪丸，對我這個血氣方剛的國中生而言，這種輕拂還真的有點感覺，癢癢的，又興奮又害怕，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量襠長的時候，他有好幾次隔著我的長褲襠來捏捏我軟軟的慌亂著要勃起的老二，好像是在測量適當的襠長，又好像是在測量我的老二尺寸。（我不太敢看這位師傅的臉，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心，現在想起來，量臀部時他好像也摸了我的屁股。）

到處捏了幾下之後，我已經陷入慌亂複雜，就在這個時候，師傅走開了，我緊張的心情在混亂中當下立時就射了精，不過這不但是因為爽到，更因為是尷尬驚嚇緊張而射精。

想起我們有好幾個同學都是在那家店裡做衣服，不知道別的同学是否也有同樣的遭遇？被他吃豆腐？那個店裡還有好幾個年輕的學徒，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被這位師傅搞過？不知道有多少青少年在量身打造外型時首度發現甦醒的慾望？

\* \* \* \* \*

小學五年級我開始練空手道後，原本比較屬於弱小的身體和驚扭的動作就開始有了一些改變，在體型和舉止上都可能像男孩更勝於像女孩。

有一次回家路途經過一個矮牆邊，迎面走來兩個應該是中年級、比我小的男生，一個走我左邊，一個走我右邊。在我們錯身而過時，左邊那個看起來比較像哥哥的突然伸手掏了我下體一下，我正要回身抓他，右邊弟弟也伸手摸我下體，我馬上夾住弟弟的手，並用力推擠他到牆邊。但是他並沒有再攻擊我、甚至也沒有掙扎，只是一動也不動的任我擠壓，那哥哥也沒來幫他解圍，我全面掌握了局勢，卻一時不知如何修理他（們），僵持了一會兒，我心裡雖然憤怒，卻也只好放了弟弟。

那時不論在道場或班上，我自信強壯敏捷勝於任何一個男生；但是在那個時代，女生因為被當成柔弱無能，因此也會受到特別的保護或待遇，這是我非常不屑的，我不屑於女生的低能表現。

對於那兩個男生的「探測」，我大概是非常生氣於「再度被證明我就是個女的」吧！因為，不管我再怎麼樣努力，我也不可能長出個屌，變成男的。我恨男生可以這樣優越，就像那兩個小男生一樣，即使他們比我笨、比我弱，他們還是有膽子採取行動。

我實在困惑於那兩個男生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是以為我是女的，所以故意學色狼攻擊偷摸一把？還是以為我是男的，想來玩男生那種摸雞雞的遊戲？他們摸了以後，感覺又是怎樣？

\* \* \* \* \*

我在女校讀高三時，有次在即將放學的自習課中，無聊地在靠窗的位置上向外望著發呆。

我突然注意到學校圍牆外的一條巷子口，有一個暴露狂正在脫下他的運動長褲，接著他開始把玩抖弄他的屌，還會移向路過的婦女和小孩。所有的女人和小孩都又羞赧又快步的閃避，走好大一圈繞路來避過他，

倒是他看見有男人經過時，就會穿上褲子，假裝什麼都沒發生地散步，實在蠻有趣的。

在那時候，黃色小說我是看到不大想再看了，但是要看到一個男人的屌，還真不知上哪兒找這種機會。課本、書本、電視上都沒有，眼前這個難得的奇葩當然不該放棄！於是我呼喚班上的同學大家一起來分享這寶貴的人體觀察課。

大部分的人看了一眼就回去坐下，有人還慌張地想該怎麼辦？叫警察？還是找教官？好像很少有人像我一樣，興味盎然地觀察著這有趣的一幕。我只好一面不想放棄地有一搭沒一搭地「監視」他接下來的行動，一面繼續和大家呼攏著該找誰來解決這個「色情狂」。

我們教室裡混亂的場景終於引起了這個暴露狂的注意，他開始面對我們的方向，好像相當得意地加速把玩他的屌，一面像是跳舞般移動雙腳。突然間他的屌射出弧狀的水柱，好像澆花般，他一邊轉動身體，一邊跑來跑去，好像真的蠻開心的。他甚至會跑向經過的路人，做狀要噴到他們身上！這時他也不躲男人了，所有的路人都閃躲得更兇、更驚駭了。我也興奮地趕緊再度召告大家來看，研究他到底在撒尿還是在射精（那時我們具備的常識實在不足以做此判斷）。

噴完之後，他穿上褲子從容地走開，這時一個男教官終於被請到我們教室來關心。他有點不自在地問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敘述了一遍，並告訴教官他已離開，教官於是就叫我們「專心看書」，然後又頗為不自在地離開。

我覺得那天不管是路人、同學、還是教官，大家的反應都很有趣，對這個把玩性器的男人，大家都有著一種淡然漠然的手足無措。我其實也蠻希望能近一點觀察男性生殖器，而且希望有人可以向我們解釋他到底在幹嘛，還有他到底是射精還是射尿等等。

\*\*\*\*\*

那天坐在寬敞的公車上，吹著難得可以感受到而且不被人牆擋住的

冷氣，真舒服。

沒想到車子一進入台北車站，人潮就迅速湧現，我也只好識相地把將包包從身旁的座椅移開，自己抱著，好讓出座位給別人。隨著上車的人潮，一個中年男子坐上了我身旁的空位，我禮貌的將身子移正，空出足夠的空間。

車子起步，不知怎麼的，我覺得座位愈來愈窄。身邊的這個男子似乎雙腿張得太開了吧！我心想，男人真是好命，穿個褲裝，輕鬆自在，兩腿打開還一副豪邁的樣子，女人為什麼就得兩腿併攏，端坐得好好的？

不過這時也不是我計較男女差別，爭取豪邁權的時候。可是座位也實在太擠了，我覺得我已經快變成壁虎爬在車窗上了！我心裡一陣不爽，決心硬是不讓他將我擠下座位去，於是我開始好整以暇的撐住我的座位權，不讓他再侵犯。

不過我總覺得哪裡怪怪的！我右手臂腋下處好像有軟物在爬行。我突然意識到，天啊！我遇上色狼了！不是傳說，是真的耶！

我右手邊的這位男子故意兩手交叉，右手放在左臂之下以為掩護，並趁機摸我的身體，但是他的動作實在是太輕巧了，很難構成一般我們對性騷擾的想像。我半好奇、半謹慎的偷偷打量鄰座的這位男子，這才發現，我原本以為他是一位打扮正式的上班族，但是仔細看來，他的白襯衫已泛黃，袖口也都磨得脫線，西裝褲也是舊舊的，左大腿處還有一個明顯的破洞，看起來可能已經在外奔波了不少歲月。他的手還在輕輕的動，我再坐下去也不是辦法；可是他的動作又很膽怯，想當眾將他糾舉出來，我還有一點不忍心。

我想我真是吃錯藥了！怎麼沒有噁心、不舒服的感覺？！此時我的好奇心凌駕一切，真想好好看看他要怎麼搞，於是我輕輕站起身，一副應該下車的樣子，免得引起他的疑心。不知是不是我站起身時驚動到他，還是他實在太膽怯了，他竟然不曉得讓一讓！

我偷偷繞到他的右後方，開始黃雀在後的觀察起來。他還是一個人

一直坐在座椅的正中央，這樣誰還能坐啊！不過我這時也看到早先我是如何禮貌的讓出了那麼多空間給他，真是心有不甘！

觀察了半天，真無聊！他一直沒有什麼驚人之舉。我下車時還好心的看了他一眼，他卻一直頭低著，身體也沒有移動。我想他是知道被人盯上了。我心裡有一點抱歉，但也不好去協助他騷擾其他人，只是帶著疑惑下車。

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幹嘛？想摸卻不敢摸，偷偷摸摸的手段也不高明。他要生存，還真是困難啊！

\* \* \* \* \*

二年級的時候我最愛看漫畫，兩毛錢就可以租一本，我總是想盡辦法從媽媽那裡搞一些零錢，好到路口小店去看漫畫。

可是搞錢真不容易！那個困苦的年代裡，連日常生活都很艱難，我穿著麵粉袋改成的衣褲，只能站在小店門口看著別的孩子坐在小凳子上，一手翻著漫畫，一手握著棒棒糖。別人家的孩子為什麼那麼幸福呢？

隔壁李小梅就比我幸福，她都可以常常去小店，買一大把圓圓的沾了白糖的糖球，捏到黏溼溼的時候才分給我一顆。隔著一排竹籬笆，怎麼我的生活就和她那麼不一樣呢？

李小梅的哥哥也是很幸福的，他比我們大很多歲，好像已經讀中學了，我朦朧朧的記得他似乎是高高大大的。是啊！以小學二年級的我看來，要長得比我小，還真不容易。

我常常去李小梅家，同樣的房子，同樣的空間，她家看來就是比較寬敞舒適，三個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間，哪像我們家都是兩三個小孩合住一間房。李小梅有自己的房間，很清爽，難怪她最會畫紙娃娃，還會為娃娃穿上各式各樣的新衣設計。

李小梅的哥哥也有一個房間，有一天我進去過。他放學回來時，我正好去找李小梅，可是不知道她跑到哪裡去了，大哥哥叫我去他房間看看，比李小梅的還大，有一張書桌，還有一個塑膠衣櫥，還有一張床。

大哥哥把我抱上床，叫我躺躺看他的床舒不舒服，我覺得很舒服，好大唷！大哥哥說我的裙子很好看，裙子下面的褲子也很好看。從來沒有人說我的衣服好看。

大哥哥說想看看我的褲子裡面有沒有什麼，我就讓他把褲子脫了下來，褪到小腿。大哥哥看了一眼，就趴到我身上，用身體揉著我的身體，他的身體好重，但是沒有什麼不舒服的。

很奇怪的是，他起來以後我的大腿上黏黏的，可是又不像糖球的黏那麼順手。大哥哥用紙擦了一下，叫我把褲子穿起來，然後給了我兩毛錢，說我可以去租書了。

從來沒有大人那麼乾脆的給我錢。

有一次我上學的時候問媽媽要錢，媽媽不給，我才賴了一下，她就用木屐打了我一頓，大腿上留著紅紅腫腫的印子。哪像大哥哥那麼乾脆，聲音平平靜靜的，對我很和善。

那天我去小店租書，心裡面好高興，我終於也可以租書了。

後來我還去過大哥哥房間好幾次，每次都有兩毛錢，每次都有一攤溼溼黏黏的，每次都給我機會到小店去快樂一下。

我依稀覺得這個事情有點不對勁，因為大哥哥臉上有著一絲提心吊膽的謹慎，好像和我平常做壞事時的感覺差不多。不過，應該沒什麼吧！兩個人的身體磨一磨，又怎麼樣呢！而且，我很快就將兩毛錢花掉了。沒有錢，就沒有什麼事了吧！

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天突然隔著籬笆看到大哥哥，他好像去什麼地方讀軍校，很久才回來一次。我的心頭一震，有一種東窗事發的感覺，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們曾經做過什麼不能告人的事！但是到底做了什麼呢？我想不起來，不，我二年級的時候沒有懂，那時高中的時候還是不懂，我連男人的身體是什麼樣都不清楚。但是在我們交換的眼神中，我知道我們各自意識到那個祕密的不可說。我默默的走回屋內。

看到大哥哥，讓我想起他的房間，想起某個退伍老兵的違章建築，

想起小學那個年輕老師的宿舍房間——也想起我曾經收到的那些零錢、那些微笑、和那些拍頭拍肩膀的手。

童年是充滿各式慾望的，現在想來，我好像對這些男人都沒有什麼特殊的記憶和感覺，我只記得租書店的滿足，記得小店中糖果罐上映照著我歡樂的臉。而我，就這樣長大了。

\* \* \* \* \*

中學時搭公車上下學是每天都要發生的事，我在車上看馬子，追馬子，也在擁擠的人群中趁勢接近她們青春純潔的身體，那種她們無法拒絕的貼近實在是一種很好的感覺，比起平常日子裡遭受到的白眼，我覺得搭公車實在是太幸福了。

有一天，車子一樣非常的擁擠，但是因為下午要考試，我就有點意興闌珊，不想花力氣去搞馬子，於是一手掛在吊環上，一手按著書包，擺出最懶散也最瀟灑的姿勢，用被動的形象來表示我還活著。

我前面站的是一個和我差不多高的女人，開頭我沒注意她——那時我只對青春少女有興趣——後來不知怎麼的，我感覺壓力很大，好像她一直在往後退，退倒貼到我身上，可是我後面早已站滿了人，根本無處可退。那種壓力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雖然對馬子有高度興趣，但是畢竟還是很嫩的高中生，膽子也不太大，此刻這個豐滿的女人身體一直向我貼過來，那種熱氣和柔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她豐腴的屁股整個籠罩了我的老二。

我依稀覺得她是有意的，因為她不但貼近我，還一直用屁股頂我的老二，而且不但頂，還不時左右搖動，以便充分的感受我漸漸突起的老二。嫩嫩的我一方面感覺興奮刺激，另一方面則是害羞無措的。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回應，又擔心萬一射精，弄溼了褲子，一會兒下車時無臉見人，因此就在這樣的兩難中繼續承受著她的廝磨，心裡慌亂的想著各式各樣的可能情節後果。

望著她的背，聞著她的頭髮，我心裡慌亂無比，褲襠內的老二更是

又羞又怕又微微的爽。到了我下車時，我才有機會回頭看看她，是個面目姣好的三十幾歲的女人，臉色紅紅的，眼中有著微妙的奇特眼神，在那一霎那，我確定知道她是有意磨我的。

這是我生命中第一個成熟的女人。後來和幾個哥兒們談到這件事，發現他們都有類似的經驗，被一個個豐腴的身體開啟了害羞但又充滿刺激的青春歲月。

\* \* \* \* \*

小學的時候很喜歡一個姓夏的老師，全校的老師那麼多，我就只覺得他帥，高高的身材，長長的臉，穿著白襯衫和西褲，瀟灑極了。我才三年級，對同年齡的孩子都沒有興趣，獨獨對這個老師迷戀萬分，上課時很專心的望著他，下課時在教室外也追尋著他的身影。

有一次聽同學說，他是色狼，聽說曾經叫過一個別班的女生到他宿舍去，摸過那個女生的胸部，可是在繪聲繪影中一直不知道那個女生是誰。後來又聽說別的女生在校園中也曾被他抱過肩膀，摸過手之類的。我覺得她們都是因為喜歡他但是沒有得到他的鍾愛，所以才說這種話來中傷他。他就從來沒有碰過我呀！

有一次，我負責收作業，放學後送到老師辦公室去，結果他不在，說是回宿舍去了。我很想邀功，又想有機會看看他的住處，因此就把作業抱去找他。走到他的房門前，我的心跳得好厲害，門上掛著布帘，遮住了大半紗門，我只能由下面的空隙中看見一雙腳，穿著他平日穿的皮鞋，在房間裡走動著，好像在找東西。我敲了門，沒喊「報告」，平常進辦公室都要喊，太公式化了，現在到他住的地方，我們應該不要那麼遙遠了吧！

夏老師開了門，臉上有一點驚訝，我也有些不好意思，說明了來意，他說叫我把作業抱到他的書桌上放好，他晚上會改。

那是我第一次那麼親近夏老師，不，親近夏老師的空間。房裡清清爽爽的，沒什麼東西，也不亂七八糟，書桌、衣櫃、床之外，幾乎看不

到什麼別的。夏老師叫我坐下休息一下，我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屋中充斥著他的氣味，衝得我頭昏昏的。

夏老師一定看到了我漲紅了的臉。他拉著我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把我肩上的書包拿下來，放在床上，自己拉了另一張椅子坐在我左前方不遠之處，我們的膝蓋幾乎要碰到一起。我縮了一下，頭低低的看著制服裙上的縐褶。

夏老師很親切的說著什麼，我一點都聽不見，心跳得天旋地轉的。他笑了笑，我更慌亂了，他是在笑我嗎？慌亂中，他握住了我的手，我幾乎要暈倒了，從沒有男生這樣輕輕的握過我的手，手指還輕輕的撫摸著我的手。他還在說著什麼，但是我還是沒聽見。

他的手移到了我的肩上，順著我的背滑下去，麻麻癢癢的到了我的腰上，嘴裡還在說著什麼。那隻手好熱，好燙！另一隻手放在我的大腿上，隔著裙子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重量。我好怕！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了，身上亂竄著各種狂亂的情緒。

模模糊糊中，他好像把手伸進了我的裙子下面，沿著大腿向上摸，我驚懼的退縮了一下，用手按住裙子，不讓他再進入，但是我什麼也沒說。他笑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背，就叫我回家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家的，但是我的身上灼熱的印著他的手印，久久不散。這件事我也沒有告訴其他同學，總覺得那是我和夏老師之間的祕密，而這個祕密的存在，默默的在我們之間維繫著某種莫名的關係，伴隨著我長大。

後來常常聽到人家說有什麼師生性騷擾的，還被大家控訴指責。我不覺得我和夏老師之間有什麼師生性騷擾，他沒有騷擾到我，相反的，當我後來結了婚和丈夫熱情纏綿時，我還時時想起那個傍晚和那雙手的灼熱，連帶著使我的呼吸也急促起來。